文化热点

知音难觅 路在何方

上海多伦路民办博物馆所剩寥寥

◆陆彧童

敲响上海市多伦路191号“上海民间筷箸博物馆”半掩着的门,馆长的女儿有些烦躁地探出身来:“这里没什么可看的,不开门了,你们去别的地方吧。”方要关门,坐在门内的老人家摆了摆手,示意记者进门。

博物馆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两侧的柜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筷子。门内躺椅上的老人正是年近九旬的馆长蓝翔,身体欠安的他身边还立着一个氧气瓶。很多时候,老馆长需要休息不方便招待参观者,博物馆就这样半开半闭着门也有些时日了。

看到有人进门,老馆长眼中闪过一丝神采,颤颤巍巍地给自己戴上助听器,又慢慢踱步到一旁,翻出他撰写的《上海民间藏筷馆30年》递给参观者,书里讲述了他潜心研究筷子文化的经历与成果。

老人店铺所在的多伦路曾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一条小路。百年前,这里是文坛风云的聚集地,被视为人杰地灵的“文化重镇”。十多年前,这里是古玩书画学者的情怀天堂,书画坊、古玩坊、私藏博物馆林立。而如今,藏品馆和书画坊纷纷撤离,十余家民办博物馆也只剩下“大上海1933”、“上海民间筷箸博物馆”和“文博堂”3家孤独坚守。馆长们坐在空荡荡的馆中,诉说着这十几年的艰难,又似在等待一个改变民办博物馆命运的契机。

▲图为上海民间筷箸博物馆馆长蓝翔。 **陆彧童摄**

一条辉煌不再的文化街区

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多伦路修建于1912年。街道短短550米,承载着上海滩百年的历史。20世纪初,鲁迅、郭沫若、瞿秋白、丁玲、叶圣陶、茅盾等文人墨客聚居于此,酝酿着醒世大作,不时举办几场文化沙龙陶冶情操、唤醒国人。日积月累,街区的文化气氛日益浓厚,成为了志同道合文人的聚集地。

“多伦路文化街是1999年开街的,这条路上曾留下过很多名人的足迹,所以开街之初就主打文化名人牌。我也是那个时候在这里买了沿街商铺。”上海旧物民办博物馆“大上海1933”的馆长郭纯享回忆:“当时周围和我一样开博物馆的还有十来家,有筷子馆、钟表馆、石头馆、瓷器馆……”

在郭纯享的记忆里,刚开街的多伦路十分热闹,穿梭着对文化藏品充满兴趣的游客,馆舍门类也是五花八门。可是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条街区“变了味”。

近年来,多伦路经历了两期保护和维修,面目又清秀不少,再现了20世纪初的海派风情,两旁的建筑和园林也更加精致美观,成了不少影视作品的取景地点,可原本深藏其中的博物馆“宝阁”却一个个地消失。

一个炎热的午后,记者来到热闹不再的多伦路。大路两旁多是一些商行和咖啡馆,还新开了时尚纹身和母婴照相馆。众多店铺中,零星穿插着门可罗雀的书画馆和旧书店。不少店面已经拆掉了招牌,紧闭大门。街道上,零星有几名游客在和充满风情的雕塑、建筑合影,却少有人在书画馆里驻足。

这里依然有民俗风情,却再难称上“繁华”。没有了一间间充满“民族魂”的博物藏馆,没有了熙来攘往兴致勃勃的知音,厚积薄发的中国近现代文人气息在这里也渐渐消散。

一份不曾改变的情怀

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人街、特色商业街区……多伦路头上的光环从来不弱,但商业和人文的融合不协调使得市场缺乏活力,名气虽大而人气不足,很多藏馆知难而退。

眼看着左邻右舍一个个“逃离”多伦路,留下的几位老馆长痛心惋惜却也无可奈何。“这么多年了,很多人都走了。他们问我为什么不走,”郭纯享笑着道,“大概是因为喜欢吧。”

“大上海1933”是郭纯享几十年的心血,馆里满满都是老上海的回忆。让他最引以为傲的,是花毕生精力搜集的旧报刊:从清朝的报纸,到《申报》《新闻报》《大公报》这些响当当的报纸,以及《人声》《小星报》《市民报》等小众化、发行时间不长的报纸……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各类报刊几乎被他照单全收,历史就在这泛黄的纸页上“凝固”。

18年来,郭纯享几乎每天都待在这里,守着他精心搜集的“上海回忆”,纵使多伦路繁华渐消、文化气息渐淡,他守护老上海文化的热情却从来未变。

从“大上海1933”再往前走几步,就是蓝翔老先生经营的上海民间筷箸博物馆。虽然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滔滔不绝地给参观者介绍,但那份收藏筷子和办博物馆的热忱一如既往。他努力地用手指向自己的得意藏品——一双长199.8厘米、重7.5公斤的红木筷子,不遗余力地为参观者介绍。

“我开博物馆不赚钱,我在这里就是为了弘扬筷箸文化,”蓝翔老馆长顿了顿道,“以后我走了,就不会再开下去。子女对这块不感兴趣。”

一个不易突破的发展瓶颈

谈起博物馆的相继撤离,多伦路文化街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侯先生也充满惋惜。像蓝翔老先生这样因为后继无人,日后不得不停业的并非个案。他认为,民办博物馆的不景气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人们文化消费意识的转变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小在多伦路长大的张阿姨说:“现在很多人宁可花几千块去看场演唱会,也不愿花几十元看看历史文化。要想改变民办博物馆的状况,这种风气一定要转变。”

此外,资金和管理问题也是导致闭馆的主要原因。记者来到“大上海1933”时,博物馆里一个参观者也没有,只能听到头顶风扇的旋转声,显得有些冷清。馆长郭纯享正闭着眼在屋内小憩乘凉,听到有人进门方微微抬了头。店铺不大,但藏品却不少,七八十平方米的底层挂满了各种充满历史感的旧上海物品。没有保护罩,没有展品台,也没有专人讲解和服务,对于一些暴露在外的重要藏品,郭纯享只能贴上一张写着“不要动手”的纸,用来提醒参观者莫伸手。

中国博物馆协会民办博物馆秘书长肖秉侠认为,建立一个成熟的博物馆不仅需要搜集藏品,还需要足够的运营能力,藏品设计、保养以及工作人员都很重要。但这些成本,对于目前无法获得有效支持的郭纯享来说太过庞大。在如今的多伦路开设博物馆绝对是个“烧钱”的活儿,不仅需要自己搜集文物,还要自己找场地、筹经费来运营。郭纯享透露,“大上海1933”一个月的营收约1万元,去掉电费等各项开支,利润所剩无几。“如果我把商铺租出去,也许收益会比自己做还要好。”郭纯享苦笑。

对许多民办博物馆来说,门票是主要的收入来源。眼下,国有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已成为一种趋势,而民办博物馆则陷入了免费开放没有收入、不免费开放就没有游客的两难境地。

2005年之前,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的入口处还是收费售票的,20元一张套票,可供参观10个民办博物馆。每接待一位参观者,馆长可以到多伦路管委会领取2元的补贴。如今,大门口旁依然树立着“凭票参观”的牌匾,却已经成了装饰。郭纯享无奈道:“这样的补贴到2005年不知什么原因戛然而止。博物馆无需凭票参观后,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支持资金不足、自身运营不专业、受众对博物馆参观意愿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办博物馆的发展,使其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逐步走向萧条。

一场不得不做的改变

上海上世纪90年代曾有200多家民办博物馆,到现在对外开放的还剩下不足30家。生存艰难不是多伦路民办博物馆独有的现象,而是上海民办博物馆面临的共同问题。

上海市政协委员俞亮鑫认为,多伦路的情况也许和整体文化氛围有关,不能让多伦路只活在历史之中。

在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健看来,“阳春白雪”吸引的总是小众,国内很多历史文化街的冷清也成了一种常态。多伦路文化街若要升级,就得符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包括商务、休闲和娱乐需求,以形成一个基于近代民国风格的现代文化综合体。从客观上看,多伦路周边的商圈日趋成熟,便利的交通带来的大量乘客是潜在客源,而市政配套设施改造则为游客的停留提供了可能。

虹口区政协委员张蓉伟等认为,青年人是潮流和文化引领的主力军,凡是青年人扎堆的地方,都日趋兴旺。可以以文化产业为主,大力扶持青年艺术家创业,把多伦路建成一个“青年艺术家创业的孵化基地”,并设立“多伦路周末文化集市”,让青年艺术家的作品落地,使高雅艺术走入寻常百姓家。同时,可以成立“多伦书院”,邀请名家讲学,或改建、增设一两处剧院,尽可能做到雅俗共赏,从而进一步增强文化氛围。

上海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发展相对稳定的民办博物馆,多为企业民办博物馆。它们拥有更加完善的管理机制,不仅能够保证展品的安全,还设有志愿者讲解、专人引导,同时与附近活动相互融合,互相拉动人气。相比之下,一些个人兴办的博物馆局限性较大。上海市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认为,民办博物馆还应当主动寻求突破,引入现代管理思维。

其实,早在2010年,国家文物局等多部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支持民办博物馆发展,并对符合条件的民办博物馆给予一定补助。郭纯享曾主动申报过,但由于门槛较高,对展厅面积、消防设施等都有一定要求,他和多伦路上的几家民办博物馆都没有拿到补助。郭纯享觉得,现在是时候改变了,他已在青浦金泽镇选好房子,准备将藏品转移过去,这一次他要办一个更好的“大上海1933”。

▲图为多伦路上的雕像。

相关链接

何为民办博物馆?

民办博物馆来自于民间、成长于民间、服务于民间。它是为了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由社会力量利用非国有文物、标本、资料等资产依法设立并取得法人资格,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民办博物馆发展迅速。但是由于民办博物馆在我国还是一个新事物,尚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着准入制度不完善、扶持政策不健全、管理运行不规范、社会作用不明显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民办博物馆的健康发展。

国家文物局联合民政部、财政部等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明确,切实帮助解决民办博物馆的馆舍与经费保障问题,加强对民办博物馆的专业指导和扶持。例如,民办博物馆在接收捐赠、门票收入、非营利性收入等方面,可按照现行税法规定享受有关优惠政策;民办博物馆在行业准入、等级评定、人员培训、职称评定、科研活动、陈列展览,以及人才、学术的交流、合作、奖励、政府政策信息服务等方面,与国有博物馆一视同仁,同等待遇。

2017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鼓励民间合法收藏文物,支持非国有博物馆发展。

▲多伦路凭借其古朴的历史风味,成为受年轻人青睐的写真拍摄外景地。图为一对新人在多伦路一处仿古建筑前拍摄婚纱照。

文化动态

科技酷品展 尝鲜酷生活

◆本报见习记者欧阳近人

无人驾驶电动汽车、与儿童双语交流的小机器人、可以无土栽培的绿色蔬菜……这些都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会有多酷?

最近,在中国科技馆举行的“首届嗨科技酷品展”上,来自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清华大学、北理工等高校及科研院所,以及40余家企业的科技产品,让人们“360度”体验了一把炫酷的未来生活。

前沿成果引领科技发展

在展厅正中央,一个绿色匣子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原来是首个进入国际空间站的实验酷品——“小绿侠”。别看它外形朴素、身材小巧,科技含量却很高。讲解员介绍,这个长方形的匣子承载了我国第一个登上国际空间站的、由中国科学家独立设计制造的生命科学实验。它可以利用先进的微流控芯片技术,完成在轨飞行状态下60个样品通道中的20种人类抗体编码基因序列的扩增,进而帮助科学家研究空间环境下抗体基因的突变,探寻生物进化规律。

另一处,一场别开生面的机器人格斗大赛正在激烈进行着。只见一黑一红两个机器人时而进攻,时而防守,四肢动作快速灵敏,就像电影里的真人打斗场景一般。香港数位科技公司Tri Robot设计人翁永阳介绍,参与这场格斗大赛的T5锤头鲨机器人,是一款特别研发的人形机器人。“目前它主要用于教学、比赛及娱乐领域。未来随着程序的再优化,机器人的动作将更加灵活丰富,应用场景也将更加多元。”

在“抵达未来”展区,大多是充满前沿性的科技产品。比如,面向未来的无人驾驶电动汽车——蔚来EVE概念车,通过全景座舱、智能全息屏幕等交互技术,实现车与环境、人与环境的融合。“这款车什么时候能投入使用?”不少孩子和爱车人士变身科技粉,围着工作人员询问。

智能创意改变人们生活

除了“黑科技”产品外,在超级酷咖展区,记者发现了很多贴近生活的智能科技产品,这些产品能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

如可提供多种资讯和服务的智能镜子,可在家庭、商超、写字楼种植的“智能微型蔬菜工厂”,在睡梦中也能得到身体机能监测、进行健康预警的智能床垫,提供饮食指导、并可教人买菜做饭的智能冰箱,在门口刷一下脸就能通知接待人员的颜值(刷脸)机等。

在“智能微型蔬菜工厂”前,不少人好奇蔬菜种植竟然可以不用“土地”。北京搏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讲解道,微型“蔬菜工厂”采用的是无土栽培技术,通过对光、温、水、气、肥的有机耦合控制,为蔬菜生长提供有利条件。“放在家里,既可以吃到新鲜蔬菜,还可以装饰空间,改善居室空气质量,就像电视剧《欢乐颂》里安迪家的智能种菜箱,真的挺酷。”

人工智能进入青少年普及阶段

在以科教体验为主的“硬蛋空间”展区中,记者看到有十余款产品展出。其中,Ganker机器人、投影触控、未来工程师平台等产品吸引了现场少年儿童的关注。

在体验区,一位女孩正在家长的指导下,与“布丁豆豆机器人”对话。逗趣的表情和呆萌的性格吸引了孩子的注意力,激发学习兴趣。据介绍,这款机器人将人工智能互动技术,与每日双语对话、游戏玩耍等浸入式英文情景相结合,让3~10岁的孩子在玩耍中,体会掌握一门新语言的乐趣。

除了精彩的科技产品外,中国科技馆和硬蛋空间还为前来参观的学生以及“科学小记者”们举办了一系列的科普活动,学生们不仅能学到科普知识,还可以认养机器人,把机器人带回家。

“这次展会之所以放在暑期,就是希望更多的青少年能浸入式感受到新鲜元素和生活科技的最新成果。参展产品、科学实验都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和操作性,加强了青少年对人工智能知识的了解。”协办方硬蛋空间相关负责人说。

▲图为智能微型蔬菜工厂。

▲图为小女孩在和布丁豆豆机器人对话。